

江

美文

A15

车夫高驴的逆袭

■文/谢卫东

“高闻,高闻呢?司徒崔大人来看你了。”

凌晨,北魏平城(当时的都城,如今的山西大同),一个送租车聚集的地方,一帮替人推车送租粮的苦哈哈们,吃惊地看着一群高车大马经过,又吃惊地看着那些鲜衣怒马的人物在他们面前停下,一个随从对他们喊着:“高闻在吗?”

正当穷汉子惊疑不定时,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,在周围那些疑惑的眼神中,他微笑着对那个随从说:“我就是高闻。”

时间回到这天之前,当一帮老老少少的“车子”推着车,从家乡来到都城平城交租粮,赶了一天路,个个累得长吁短叹,放下车后,他们三五成群去小酒馆放松去了。不过此时一个叫高驴的年轻车子没有和他们一道,他竟自己写了个名片,去拜访当朝大臣中的第一人:司徒公崔浩。

这个高驴虽然从小是孤儿,却“少好学,博综经史,下笔成章”,虽然现在还是个给人家推车送租粮的,但只有他知道,自己早晚得出人头地。

崔浩本人有大才,有人称他是南北朝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。

同时崔浩一向也是爱才的,不然他不会和车子高驴交谈。在和高驴交谈以后,崔浩觉得,这个车子名字太俗,却学问不凡,于是让他写了一封公文,又发现这个车子文采可观,心中不由又起了爱才之意。他自告奋勇给高驴改了个名,借驴的同音,改名“闻”,并在第二天早上,亲自去公众场合见这个新晋高闻,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经崔浩举荐,从此高闻一举成名,历任内外,最后晋爵为侯。北魏前后六朝,凡国家诏令颂赞之类,皆出其手。

这是怎么一个人人生传奇!屌丝逆袭的典范啊!

但翻翻历史就会发现,做事也得有运气,用现在人的说法就是,凡事得有“缘分呐”。

《北史·列传第四十二》载,高闻“闻强果,敢直谏。其在私室,言裁闻耳,及于朝廷广众之中,则谈论锋起,人莫能敌。”从记载来看,高闻这个人似乎平时连在说话上这件事上,他都不作无用功。在家说话,像是窃窃私语,声音才能到耳边,而在大庭广众中,马上就谈论锋起,没人能说得过他,这就很有点现代政治家辩论的特色了。

尽管看上去是个政治家,可高闻总给人感觉文采胜过政治。

《北史》里载了他一个奏折,是建议朝廷筑长城“以御北虏”,他洋洋洒洒一二三四地说了修长城的好处,如何不怎么劳民却能让国家一劳永逸,“虽有暂劳之勤,乃有永逸之益”。看到他这雄文后,孝文帝在上面批注是,“览表,具卿安边之策,比当与卿面论一二。”什么意思?“我看到你的文章了,也了解你安边的策略了。等有空和你见面好好谈谈。”于是这事就过去了,也没见北魏筑长城。

还有一次高闻的举动直接是逆流而动,他竟在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件彪炳史册的大事中,找出有“十损”,这招致一心改革的孝文帝怒火,不过也并没有对他采取什么措施,只是“颇嫌之”。

可能是从小贫困,出身寒微的缘故吧,高闻看身边那些读书人是真心不习惯,对那些在他手下的博士,动不动就加以辱骂。高闻对钱财也非常贪婪,那些博士、学生如果有求于他,行,先拿钱财来。史书上用“贪褻褊慢”四个字来形容他,“初在中书,好骂辱诸博士,博士、学生百有余人,有所于求者,无不受其财货。”这活脱

脱是一副办公室恶人模样,当时应该有不少年轻吃过老高的苦头,暗地里把他叫做老驴吧?

当高闻七十多岁的时候,请求朝廷把他分到老家幽州去做刺史,估计他想着的是衣锦还乡,让儿时那些小伙伴、青年时那些一起推车的同事看看:当年我就推一推车送租的车夫,当年的高驴,如今出息了。

孝文帝想来看到这个要求是又好气又好笑,他在诏书中毫不客气地说:高闻这么一大把年纪了,“知进忘退”,实在是进取心太强了,有违谦退的美德,“闻以悬车之年,方求衣锦。知进忘退,有尘谦德,可降号平北将军。”不过虽然降号平北将军,孝文帝还是因为他是多年老臣,满足了这个老年人的愿望,让他去做了幽州刺史。

事实上,这给了高闻人生一个好的结局,“及老为二州,乃更廉俭自谨,有良牧之誉。”也就是说,到年老在州郡任职的时候,他不贪了。盖棺定论,《北史》在高闻传最后的点评是:“高闻发言有章句,下笔富文采,亦一代之伟人。”还是个文人,而不是政客。

油炒枇杷核

■文/临轩听雨

枇杷是江南常见的水果。小时候吃枇杷可没有现在这么文雅,常常是一边吃,一边向人身上弹枇杷核。把枇杷核夹在食指与拇指之间,用力一挤,那核儿便“扑”的一声向前射出。弹在大人身上,那人作势欲打,小孩转身就跑,身后传来一声嗔骂:“小滑头跑得价快,油炒枇杷核!”

枇杷核之滑,吃过枇杷的人都知道。没吃过的,可以从泥鳅身上类推一下,枇杷核就像泥鳅一样滑滑的。如此之滑的枇杷核再用油来炒,自然更是滑上加滑、滑不留手了。百姓的想象力丰富,言语更是有趣,然而并没有人真的拿枇杷核来“油炒”。枇杷核虽可入药,有治疝气、消水肿、利关节之功效,但吃是不吃好的,那味道涩的很。

油炒枇杷核,说的就是人。钱钟书《管锥编》中说:“清季小说巧立名目,命诡随容说之徒为‘琉璃蛋’、‘油浸枇杷核’”。诡随、容说,皆有“欺诈虚伪”之意,油浸枇杷核,与“油炒枇杷核”是异曲而同工。然而“欺诈虚伪”四字,反不如“枇杷核”之形容某些人的生动形象。

“油浸枇杷核”称号的始拥有者,大概是晚清重臣王文韶。王文韶历经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,官运亨通,显赫一时。此人做官的诀窍便是“圆滑”二字。如何“圆滑”,当然没有定说,在清代官场,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却是多数人的共识。要“少说话”,不得不时常装聋作哑。王文韶官位愈高,“耳聋”愈甚。一次两位大臣



争执一事,相持不下,慈禧太后问王文韶意见如何,他莞尔而笑,不做答复,太后再三追问,他仍笑而不答。为了谁也不得罪,只好让自己的耳朵聋一下了。故此王文韶一直是八面玲珑,左右逢源,自然一路只升不降,人送外号“油浸枇杷核”。

一部《官场现形记》,画尽了封建官场圆滑、逢迎、献媚的众生相。时至今日,圆滑之术也不能说就没有了市场。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我与一位“同年”同在一个单位。几年下来,在“会不会做人”上就有了对比。相比我之耿直倔强,“同年”却要随机应变得多。单位里一位老实巴交的老会计,在退休前一天,吸一口烟,幽幽地对我说:“你们这两位小伙子,都是聪明人,但是你适合‘做人’,他适合‘做官’。他是个‘油炒枇杷核’,你学不来的,我劝你不要去学他。”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是越到后来越觉得自己真不是块当官的料。比如各种觥筹交错的场合,他游刃有余,对我说来却像是一种负担。我觉得如果

我去学他,非累得心力交瘁不可。如今,他已是副县级的人物,并且还升迁可期,而我,仅混了个“副科”而已。

果真“圆滑是智、刚正是愚”?世事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圆滑趋避、阿谀奉承之人,向来为文人所不齿,文人们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安能摧眉折目事权贵?文人的眼里是容不得“油炒枇杷核”一般的人的。就我自己来说,王文韶以及我的那位“同年”之类人物,我并不欣赏,也不相为伍。

做人要圆,真正的圆,包含着的是做人的宽容与善良。看到别人的缺陷,不会出言讥讽,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,也不会不可一世。油炒枇杷核,是百姓的幽默,这种幽默像枇杷核一样无棱无角,打在人身,也伤害不了人。可笑的是有的人就把自己当作了油炒枇杷核,使尽“滑术”,让人抓不住,自己好尽情追名逐利。就像文人所谓的“铜臭”,外圆内方的铜钱,它本身并不会臭,是有些人身上的臭气把它污染了,自己还像苍蝇一样去追逐它。

丰富的安静

■文/建峰

这是一个浮躁的世界,也是一个浮躁的季节,更是一个浮躁的时间,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在窗棂时,烦躁就不经意开始了。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了几个字:七月流火。

几天的暴雨让我心烦意乱,期待阳光的出现,等阳光真真正正的来临,心里却又开始期待落雨了,此起彼伏反反复复的纠结。或许是有些希望,或许还有一点儿残存的梦想,心底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儿的不甘,幻想自己可以安静地小憩,或抛钩于水塘,多撒些诱饵任鱼儿欢畅嬉戏;或林间吊床闲适,眯眼假寐;或抱电脑于幽静僻静,半个字都不敲。抑或什么都不做,安安静静地泡上一杯好茶浅酌,沉溺在一片温暖的风里,遗忘了呐喊与彷徨,安静里掺杂了些喧闹,喧闹里多了几许安静,就这样任凭时光在胡思乱想中度过。

我喜欢我们一起用指尖触碰须臾酥软的年华,让碎花裙一样的水色,流光溢彩地映出你浅眸的色彩;我喜欢看那天边恬静的浮云,就像你一样,拥有纯白的素色调,不染繁冗。

经年是一指流沙,在每一个季节,渲染花开花谢,许多画面被刻上岁月的印记,定格,清晰,沉淀……

酷暑难耐,而你,便是我隐在手心里微凉的风。我能说什么?我还能说些什么?吟一阙无边思念,梦几回柔情深种,立尽一岸晓风残月,望断一涯独倚栏杆,在烦躁的日子里就用我的名字陪伴你吧,用它来清凉你的世界。

我是酷暑中的雪峰,于安静中想你。